

随笔

原载《神农风》 再回故乡

陈玉兴

在突然决定回乡老家看时,我的心竟然有些雀跃起来。

不到一个小时车程,我们便到了村口。村口那几棵标志性的巨大的松树依然静静地挺立在那里,像忠诚的卫兵,默默地守候着小山村四季更替,寒暑往来。

春末夏初时节,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地,房前屋后的梯田已被勤劳的人们打理得整整齐齐,只等着插秧时,种上一年的希望了。

傍晚,青蛙呱呱的叫声在田野里此起彼伏,绚丽的晚霞照在梯田上,梯田被染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。

孩子们则欢呼雀跃,三五成群地在晒谷坪里堆雪人、打雪仗,冻得通红的手把路边树枝上挂着的长长的冰棱掰下来,放进嘴里当冰棒吃。

阳光依然那么明媚,树木依然那么苍翠。我大口呼吸着山村里无比清新的空气,仔细端详着这似曾相识的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。

数的杂树树木,已经看不出原来不是条路了。这条小路曾是通往下一个村庄的捷径,大人常挑着稻谷经过这条小路去那里碾米,去时下坡,回时上坡,一条羊肠小道被踩得光溜溜的。

村子里静悄悄地,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也都关着门。我们正惊异于村里的安静,一转弯,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人正伸长脖子向我们张望,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位当年的大婶。

临走,大婶一再盛情地挽留我们吃午饭。再过大婶出来,走在返回的坡道上,我有些惆怅,觉得小山村变了,变得有些寂寥,不复当年那生机勃勃的景象了。

散文

原载涪口区《涪湘》 硬座之旅

倪锐

因为临时决定,所以没买到卧铺票,只有硬座了。很凑巧,坐我对面的小伙子,长得帅,有点像“冲剂”。

我到底是有多老了?怎么就老得出来旅游的资格都没有了?你自己没买到卧铺票,怎么能怪我老呢?我虽然老,但我坐火车少啊!要都像老阿姨我这样几年甚至上十年才坐一次火车,全国人民都可以一个人坐三个座位,全部睡卧铺好吗?

是夜,安心休息,怎奈总有说话的,三三两两,这里停了那里又起。更有邻座,他自己睡不着,突然喊起了“啤酒花生方便面!把脚让一让!”

终于,邻座小伙子受不了打地铺去了。这是一个与我性格相反的小伙子,光吃的就带了一大箱,两天两晚靠他个人的力量绝对消灭不完,他还带了睡袋和帐篷。



记事本

原载《今日醴陵》 看戏

欧宜准

小时候不爱看戏,却也听过几场戏。每到过年,祖父便会把他珍藏多年的光盘拿出来,放着那一首又一首熟悉的花鼓戏。

第一次脱离屏幕看戏时,我已不再是呆呆地看着戏的人。看着舞台上的演员,我已经懂得体会什么叫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

看戏的年轻人很少,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的,不过也会有因为台上人物打扮而被吸引过来的小孩子们,正如当初的我。

现在的我,早已不会被演员的打扮吸引而去演戏,只是单纯地想知道这出戏的结局。虽然有时候一出戏放了好几遍,但是每一遍都会有不同的体会,且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感悟。

我对戏曲的一点了解,全部来自祖父。祖父每天会按时播放他最爱的花鼓戏,有时候会跟着戏曲一起摇头晃脑,有时候会闭上眼睛仔细聆听。

如今,我再次听戏难免会增添一层乡愁,回忆也如洪水般袭来,祖父的鼓声,收音机里的锣鼓声,演员的眼泪,戏外的叹息,都会一古脑地涌出来。

不知,还有谁会陪我痴迷地再看那场旧戏? 每一场戏都不是凭空而来,每一个情节必定是源于生活中的故事。

不知,还有谁会陪我痴迷地再看那场旧戏? 每一场戏都不是凭空而来,每一个情节必定是源于生活中的故事。

万物

关注

传染性超强的脓疱疮来了,孩子们快跑!

进入夏秋换季时节,门诊中会见到一些口周、鼻周破溃结痂的孩子。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——脓疱疮。

由于皮损常有黄色分泌物及黄色厚痂,老百姓也常将它形象地称之为“黄水疮”,还有一种说法:“黄水疮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”。

黄水疮流到哪里就长到哪里?

它由细菌感染引起,全球范围内皆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最为常见,也见溶血性链球菌感染,有时二者混合感染。

所以,在门诊中有时会由一位大人,带着两个孩子,或是暑假在一起玩的表兄妹一块来看病。

脓疱疮也会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四处传播,先是口周、鼻周,接下来可能是四肢。

脓疱疮主要分为两型。一种是非大疱性脓疱疮,这一型脓疱疮较为常见,好发于口角周围、鼻孔周围及面部四肢。

另外一型是大疱性脓疱疮。多发于躯干位置,表现为内含脓液的松弛性大疱,令人感觉痒痒。

脓疱疮常常只是感染皮肤,为皮肤浅层(角质层下)的细菌感染,但当合并一些系统疾病致机体抵抗力下降时,感染可能往深处走,出现蜂窝织炎。

得了脓疱疮怎么办?

如果孩子得了脓疱疮,应使用抗生素24小时后再返校。另外,勤洗手,建议使用肥皂洗手,没有条件时可使用含酒精的速干手消毒剂。

值得强调的是,隔离,是非常重要的预防传染手段,所以孩子一旦发现被传染,需要请假,告知学校,而在医院儿科看诊和治疗,医护人员也要对脓疱疮患儿和其他患儿做到隔离治疗。

(来源《卓正科普》)

新知

耳屎、眼屎……,竟然都是「好东西」



很多人把耳屎当做脏东西,每次清理耳朵都觉得耳朵瞬间通畅。但其实,从科学的角度讲,并不建议掏耳朵。

事实上,耳屎是种好东西,生来是带着保护你的使命的。不仅如此,包括眼屎、鼻屎也是。

盯盯本是宝 没事别乱掏

在我们外耳道软骨部的皮肤内附有盯盯腺,其分泌物称为盯盯,俗称“耳屎”。

那耳屎要不要掏? 一般情况下,盯盯可随头位改变或运动,下颌关节的活动如咀嚼、吞咽等动作可将盯盯自行排出。

同时,这些油脂和进入眼睛里的灰尘以及泪水中的杂质混在一起,聚集在眼角就形成了“眼屎”,也是眼睛自洁功能的表现。

有益的,但眼屎异常增多,及颜色性状改变如黏性、脓性、血性眼屎,就属于病理状态了。

常见于细菌性、病毒感染性结膜炎,角膜炎,眼外伤,物理化学刺激,过敏反应,营养缺乏,寄生虫感染等,常伴随眼部痒痒、酸痛、迎风流泪、畏光等不适。

挖鼻子 请轻柔些

人类鼻腔黏膜前起鼻前庭内向鼻腔延伸,广泛分布于鼻腔各个侧壁,并与鼻咽部、鼻窦和鼻窦管黏膜连续,黏膜下层有丰富的粘液腺和浆液腺,其一大功能就是分泌大量粘液形成“粘液毯”。

这些粘液一方面对吸入的干燥空气进行加湿加湿、过滤清洁,一方面由于含有免疫球蛋白、溶菌酶等起到防御保护作用。

告诉你,正常人每天要分泌约1000毫升的粘液,大部分的粘液会被你不知不觉中吞下去,只有鼻前庭区域分泌物被干燥空气风干,就形成所谓的“鼻屎”。

鼻屎不是不能挖,毕竟若其自然脱落时机不适,很可能会遭遇大型社死现场。

同时,这些油脂和进入眼睛里的灰尘以及泪水中的杂质混在一起,聚集在眼角就形成了“眼屎”,也是眼睛自洁功能的表现。

所以,通常情况下,眼屎也是有益的,但眼屎异常增多,及颜色性状改变如黏性、脓性、血性眼屎,就属于病理状态了。

知乎

WIFI和WLAN有什么区别?

我们通常上网的时候会连接WIFI,但如果注意到无线网络名称,你会发现手机得连接显示为WLAN。

WIFI的全称是Wireless Fidelity,翻译过来是“无线保真”,它与蓝牙技术一样属于短距离无线技术,是一种网络传输标准。

事实上,WIFI是WLAN的其中一个标准,WIFI属于WLAN,是采用WLAN协议中的一项新技术,它的覆盖范围大约90米,而WLAN最大可以覆盖到5千米。

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:WLAN的点状覆盖范围较广,适用于区域范围更广的场所,比如学校、机场等公共区域;WIFI的覆盖范围较小,适用于办公室、家里等空间较小的区域。

(《中国电信》)

